

紅樓夢辨

俞平伯著

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版

紅樓夢辨（全）

每冊定價洋壹元

外埠酌加郵費



著者 俞平伯

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著作權
必究翻印

顧序

平伯做這部書，取材於我的通信很多，所以早先就囑我做一篇序。我一直沒有功夫做。到現在，這部書快要出版了，使我不得不在極冗忙的生活中抽出一點功夫來把牠做了。

我原來想，凡是一種風氣必有牠的來源：自從有了紅樓夢之後，『模倣』『批評』和『攷證』的東西如此的多，自然由於讀者的注意，但爲什麼做出的東西總是浮淺的模倣，尖刻的批評，和附會的攷證？這種思想的來源是在何處？我要解釋這三類東西的來源，很想借了這一篇序文，說明浮淺的模倣出於尚書之學，尖刻的批評出於春秋之學，附會的考證出於詩經之學。牠們已有了二千年的歷史，天天在那裏揮發牠們的毒質，所

以這種思想會得深入於國民心理，凡有一部大著作出來，大家就會在無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，做成這三類東西，粘附在牠的上面。紅樓夢的本身不過傳播了一百六十餘年，而紅學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，在這一百年之中，他們已經鬧得不成樣子，險些兒把牠的真面目塗得看不出了。我很願意在這篇序文上把從前人思想的錮蔽和學問的錮蔽暢說一回，好使大家因了打破舊紅學而連及其餘同類的東西。但這個意思的內容太複雜了，不是一序所能容，也不是忙中抽閒所能做，所以寫了一點就沒有續下。等將來有空的時候，再作為專篇的論文罷。

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歷史，續作者的歷史，本子的歷史，舊紅學的錯誤，適之先生在紅樓夢考證上說得很詳了。關於紅樓夢的風格，作者的態度，續作者的態度，續作者的依據……平伯這部書上也說得很詳了。

我要說的，就是這一部書的歷史。

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，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初稿作成，但曹雪芹的事蹟和他的家庭狀況依然知道的很少。那時候，北京國立學校正是爲着索薪罷課，使我有功夫常到京師圖書館裏做考查的事。果然，曹寅的著述找到了，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。平伯向來歡喜讀紅樓夢，這時又正在北京，所以常到我的寓裏，探詢我們找到的材料，就把這些材料做談話的材料。我同居的潘介泉先生是熟讀紅樓夢的人，我們有什麼不曉得的地方，問了他，他總可以回答出來。我南旋的前幾天，平伯介泉和我到華樂園去看戲。我們到了園中，只管翻看棟亭詩集，雜講紅樓夢，幾乎不曾看戲。坐在我們前面的人覺得討厭了，屢屢回轉頭來，對我們瞧上幾眼。介泉看見了，勸我們道：『不要講了，還是看戲罷！』

適之先生的初稿裏，因爲程偉元序上說，『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，今所藏祇八十卷，殊非全本，』疑心後四十回的目錄或者是原來有的。平伯對於這一點，自始就表示他的反對主張；那時的證據，是既有了『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』的回目，就不應當再有『薛寶釵出閨成大禮』的回目。我回南之後，平伯即來信道，

我日來繙閱紅樓夢，愈看愈覺後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續補，即回目亦斷非固有。前所談論，固是一證；又如末了所謂『重沐天恩』等等，決非作者原意所在。況且雪芹書既未全，決無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條分縷析如此……

我想，紅樓作者所要說的，無非始於榮華，終於憔悴，感慨身世，追緬古歡，綺夢既闌，窮愁畢世。寶玉如是，雪芹亦如是。出家一節，

中舉一節，咸非本旨矣……（四月廿七日）

這是他給我的第一封信。後來這些主張漸漸的推論出來，就成了這一部書的骨幹。

從此以後，我們一星期必作一長信；適之先生和我也是常常通信。我對於紅樓夢原來是不熟的，但處在適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間，就給他們逼上了這一條路。我一向希望的辨論學問的樂趣，到這時居然實現。我們三人的信件交錯來往，各人見到了什麼就互相傳語，在幾天內大家都知道。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；但我和平伯都沒找着歷史上的材料，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，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。平伯來信，屢對於高鶚不得曹雪芹原意之處痛加攻擊；我因為受了閻若璩辨古文尙書的暗示，專想尋出高鶚續作的根據，看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如何的

聯絡我的結論是：高氏續作之先，曾經對於本文用過一番功夫，因誤會而弄錯，固是不免，但他決不敢自出主張，把曹雪芹意思變換平伯對於這點，很反對我，說我做高鶚的辨護士。他論到後來，說，

弟不敢菲薄蘭墅，却認定他與雪芹的性格差得太遠了，不適宜於續紅樓夢。（六月十八日）

這是他進一步的觀察，從作者的性格上剖析出來，眼光已超出於文字里同之上了。後來又說，

我向來對於蘭墅深致不滿，對於他假傳聖旨這一點尤不滿意；現在却不然了。那些社會上的糊塗蟲，非拿原書孤本這類鬼話嚇他們一下不可，不然他們正發了團圓迷，高君所補不夠他們的。一罵呢！（八月八日）

這是他更進一步的觀察，不但看出高鶚的個人，並且看出高鶚的環境了。他有了這一種的見解，所以他推論曹高二家的地位可說是極正確的。一個暑假裏，我們把通信論紅樓夢作爲正式的功課，興致高極了。平伯信中的話很可以見出這時的情狀，他說，

弟感病累日，頃已略瘳；惟煩憂不解，故尙淹滯枕褥間；每厭吾身之贅，嗟咤彌日，不能自己。來信到時，已殆正午，弟猶昏昏然，偃臥發函，雜誦如對良友，快何如之！推衾而起，索筆作答，病殆已霍然矣。吾兄此信真藥石也，豈必杜老佳句方愈瘧哉！（六月十八日）

又說，

京事一切沈悶，（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，）更無可道者；不

如劇談紅樓爲消夏神方，因每一執筆必奕奕如有神助也。日來與兄來往函件甚多，但除此以外竟渺道及餘事者，亦趣事也。

(同上)

有了這樣的興致，所以不到四個月，我們的信稿已經裝釘了好幾本。

末了，平伯又提議一個大計畫，他想和我合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月刊，內容分論文、通信、遺著叢刊、板本校勘記等；論文與通信又分兩類，(1)把歷史的方法做考證的，(2)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的。他願意把許多紅樓夢的本子聚集攏來校勘，以爲校勘的結果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新見解。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閒着，這個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間出版了，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績了。但一開了學，各有它的職務，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沒有做，連通信也漸漸的疏了下來。

去年二月，蔡子民先生發表他對於紅樓夢考證的答辨。最奇怪的，這個答辨竟引不起紅學的重興，反而影響到平伯身上，使得他立刻回復以前的興致，做成這部書。當時平伯看見了這篇，就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回駁的文字。同時，他又寄我一信，告我一點大概，並希望我和他合做紅樓夢的辨證，就把當時的通信整理成爲一部書，使得社會上對於紅樓夢可以有正當的瞭解和想像。我三月中南旋，平伯就於四月中從杭州來看我。我因爲自己太忙，而他在去國之前尚有些空閒，勸他獨力將這事擔任了。他答應我回去後立刻起草，果然他再到蘇州時，已經做成一半了。

夏初平伯到美國去，在上海候船，我去送他，那時他的全稿已完成了，交與我，囑我代覓鈔寫的人，並切囑我代他校勘。不幸我的祖母去世，悲痛之中，不復能顧及這些事情；雖是請人鈔錄，直等到近年底時方始鈔好，我

一點也沒有校過。這時平伯又因病回國了，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，請他自校。現在出版有期，從此我們前年的工作就得到一個着落，平伯辨證紅樓夢的志願已經達到一部分了。平伯將來如有閒暇，紅樓夢上可以着手的工作正多，集本校勘實在是最重要的一樁。從將來看現在，這一部書只算得他發表紅樓夢研究的開頭咧！

平伯在自序上說這書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，這話使我十分抱愧。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，沒有一點地方幫過他。他囑我作文，我沒有功夫；他託我校稿子，我又沒有功夫。甚至於囑我做序，從去年四月說起，一直到了今年三月，才因為將要出版而不得不做；尙且給煩雜的職務逼住了，只得極草率地做成，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鉤提出來。我對他真是抱歉到極步了！我祝頌這部書的出版，能毅隨着紅樓夢的勢力而傳播得廣遠！我更

祝頌由這部書而發生出來的影響，能穀依了我的三個願望。

第一，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，沒有什麼成績；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攷證之後，不過一年，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；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，我們特別聰穎，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。從前人的研究方法，不注重於實際的材料而注重於猜度力的敏銳，所以他們專歡喜用冥想去求解釋。猜度力的敏銳固然是好事體，但沒有實際的材料供牠的運用，也徒然成了神經過敏的病症；病症一天深似一天，眼睛裏只看見憧憧往來的幻象，反自以爲實際的事物，這不是自欺欺人嗎！這種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，正如海市蜃樓的不能算做建築一樣。所以紅學的成立雖然有了很久的歷史，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擊。我們處處把

實際的材料做前導，雖是知道的事實很不完備，但這些事實總是極確實的，別人打不掉的。我希望大家看着這舊紅學的打倒，新紅學的成立，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，知道從前人做學問，所謂方法實不成爲方法，所以根基不堅，爲之百年而不足者，毀之一旦而有餘。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，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；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，趕緊把舊方法丟了，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，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。

第二，紅樓夢是極普及的小說，但大家以爲看小說是消閒的，所謂學問，必然另有一種嚴肅的態度，和小說是無關的。這樣看小說，很容易養成一種玩世的態度。他們不知道學問原沒有限

界，只要會做，無所往而不是學問；況且一個人若是肯定人生的，必然隨處把學問的態度應用到行事上，所以這一點態度是不可少的。這部書出版之後，希望大家爲了好讀紅樓夢而連帶讀牠；爲了連帶讀牠而能感受到一點學問氣息，知道小說中作者的品性，文字的異同，版本的先後，都是可以仔細研究的東西。無形之中，養成了他們的歷史觀念和科學方法。他們若是因爲對於紅樓夢有了正當的瞭解，引伸出來，對於別種小說以至別種書，以至別種事物，都有了這種態度了，於是一切『知其當然』的智識，都要使牠變成『知其所以然』的智識了，他們再不肯留下模糊的影像，做出盲從的行爲；這是何等可喜的事！

第三，平伯這部書，大部分是根據於前年四月至八月的我們

通信。若是那時我們只有口談，不寫長信，雖亦可以快意一時，究不容易整理出一個完備的系統來。平伯的瞭解高鶚續書的地位，差不多都出于我們的駁辨；若是我們只管互相附和，不立自己的主張，也不會逼得對方層層剝進。我們沒有意氣之私，爲了學問，有一點疑惑的地方就毫不放過，非辨出一個大家信服的道理來總不放手，這是何等地快樂！辨論的結果，勝的人固是可喜，就是敗的人也可以明白自己的誤解，更得一個真確的智識。也何等地安慰啊！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學問，也像我們一般的信札往來，儘管討論下去，越是辨得凶，越有可信的道理出來。我們的工作只有四個月，成績自然不多；但四個月已經有了這些成績，若能繼續研究至四年乃至四十年，試問可以有多少？這一點

微意，希望讀者採納。我們自己曉得走的路很短，倘有人結了伴侶，就我們走到的地方再走過去，可以發見的新境界必然很多。發見了新境界，必然要推倒許多舊假定，我們時常可以聽到諍言，自然是十分快幸；然而豈但是我們的快幸呢！

顧頤剛 一九二三，三五。